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天意昭然。於此可見矣。給事中鄒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爲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
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
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　皇
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
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
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
張璁霍韜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
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
聞不以瞽瞍爲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
以伯鯀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袭衣
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或未安故　皇上嗣績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
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武
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
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
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
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
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孝武爲宗
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

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
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
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纘承之緒未符而追尊
之心實未達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
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
考興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
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
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
悖其庶幾乎至于　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
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
祔太廟　皇上承祧纘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
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與獻帝之禮一
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
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
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
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
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
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
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
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
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

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須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廕子錦衣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敘等奏曰陛下入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廕子錦衣衛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叅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憤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勳不可遽封錦衣衛官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於敝袴乎臣竊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廕者徐有貞封武功伯隨褫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叔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賄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璁嘗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顛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垂方馴致將卒虧衂
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搆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辦
其真僞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見豫待之智之
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畧我民庶燔毀
我公署戕殺夷伴瑞佐等而莫之能禁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
國終莫追失機之罪今庶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
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曲
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穆叨任勘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譔走升華府。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譔立七年爲莫登庸矯立黎慮。尋弒慮自立。登庸立譔幼弟慮。而相之尋又弒慮自立。國分爲二。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訹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獻王主祀不報　○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　○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

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恪天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涞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興獻帝后尊號加皇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明正論。導陛下爲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興獻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

復爲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邪。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稽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實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恱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
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糜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
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累議賑
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
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
老成。斥逐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
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
倖門。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
先儉約。必痛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即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
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
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瀆天
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
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
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
臨照百官。齊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
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俟命移咨兵部上議。仍
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
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
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筭周審爲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是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逵數盈漸差天度距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山東道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　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治曆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大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莫加益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嘗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筭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邰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暉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献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參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毋昭聖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廉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參衆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　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毋昭聖蓋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即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興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衆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庚大統
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
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絶興獻帝父子罔極
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名席書桂萼張璁霍韜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
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爲重嗣爲輕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爲
已憂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
子之祀享爲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
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亶甲而殷
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
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
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
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
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圖哉重繼統之得
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
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
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
姦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
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　皇上以典獻帝長子。纘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教敬。　皇上即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興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爲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璁復疏曰　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强比與爲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絕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爲歉。與之爭焉。既而帝興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　皇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　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强臣臣不能强人者也

執政不能强　皇上　皇上不能强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宰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胎聖皇太后懿旨爲之子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爲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爲之子也況　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皇上自藩邸爲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典獻
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
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
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
而湔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已者也臣謂百
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
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
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況今日以君改
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
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
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
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
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
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益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興獻
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
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　皇上入奉大宗不
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
敞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侯他襲封與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
豈敢閒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
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
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
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
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
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
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璁桂萼來京

張璁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
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興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
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
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興獻帝興國
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
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興獻
帝興國太后既不可爲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
太后不得爲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
乃固揜　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爲人後之例
觀其擬請興獻帝於帝字上興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爾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宣昭大義此真　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覩勅諭已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爲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隂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豈能遽察其欺乎遂使　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兩考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辭斯不失爲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明皇上爲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惧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矣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　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爲人後之例蓋不過强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昭聖慈壽皇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如此勑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終以　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台張璁桂萼來京以廢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與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萼璁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蓋改稱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愿罷免上曰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詼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網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餚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己酉上兩宮尊號

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無盡夫至情蔣冕致仕○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張璁桂萼至京師

璁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蓋父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宮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況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尊稱献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此又坐献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揣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兩宮聖正生　皇上而不得爲之子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献皇帝故謂不應爲献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蕚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旁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献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蕚張璁爲翰林院學士方献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蕚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蕚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蕚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復强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

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献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二三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是年七月巡
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
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
乎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
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叛不願徙也訴之
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
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
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
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
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
諸亂卒掠其家脇傅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焚府
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
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
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
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
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
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
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
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乃笞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
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太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氊兒等首惡四人以献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既誅

餘黨金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勑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掁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荅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勑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興獻帝爲本生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瀆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輕甚非祇奉宗廟之禮也況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何孟春同尚書秦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淄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翱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毋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重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爲考而不知紹正統爲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金献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稱考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效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遞留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何孟春金献民徐文華復相號名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淄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瓚陳霑張紹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鈇王相應良金皐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翬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初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翁磐李文中

張潔張鏜豊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全凡十有二人。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鎦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暐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
甯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献民曰。輔臣尤宜力
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
視乎。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
且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
者人心耳。若不舍已從人。何以爲治。上復遣司禮監官
諭之曰。恭穆献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捧矣。爾
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
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
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
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焉。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
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
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爲由。
實爲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爲。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
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
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
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
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
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
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國子祭酒崔銑罷

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爲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却之

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死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献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献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献民只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璁桂萼方献夫等上議　太祖傳統至孝宗孝宗爲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献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献皇帝長子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准宋濮安懿王事主祀准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初未嘗立皇上爲嗣與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真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武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深卽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 皇帝主別爲

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下十日大禮屢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珤上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已明石珤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於篤親而名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寧益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況漢宋二帝嘗爲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爲人後者不同今以爲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祗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通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陵爲先皇体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太祖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不敢輕議上命禮部尚書席等上議山陵乃先帝体魄所藏事体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慊光祿寺署丞何淵遂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缺也不敢以祔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

干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　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廟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即爲禰廟何淵乃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議張璁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言非是上復曰待會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璁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大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貴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有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耶。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死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甫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奈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商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費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黃綰黃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璁桂萼告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駕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喪小記曰。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以天子諸侯。今献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擬名。觀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於禮制有乖。今宜磚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以立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献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盡出平凉。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珤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鸞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

辦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
御史姚鎮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爲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
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
盛應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鎮代應期再請得旨遂
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
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
佯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爲內應希
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
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
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璋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
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
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
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
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
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月當搜至諸將許
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
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
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
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
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彦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彦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常好陸綬馮爵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綬復叛藩臬諸司素與鎮沮者因倡言猛未死鎮爲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流言洶洶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鎮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等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爲久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鎮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詠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璁

時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鏌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兩廣等處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都察院事。○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粮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庄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詔張璁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献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璁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益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惧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焉。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宥。當欲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入人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爲必就馬錄灾地。罪止一身而已。求達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灾猶灾。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乞命。蘇受大誨。志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寢。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秖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脆杌。如破

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守仁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

進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

張璁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傅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亦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爲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汚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更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拍權納賄。何以至此。況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汚無耻。習以爲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爲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撓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某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爲

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爲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爲國求賢之心絶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爲之爲國足邊之心絶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僨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求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絶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都夫一有被人奏訐者但得寬恩天容委爲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盜賊之蓄爲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恃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

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已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揑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爲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張璁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惧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斃民至有以馹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惧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承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惧請以

二子爲質及献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强獷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强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

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筭。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illegible]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先是張璁題爲慎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勅于天下

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爲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毋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

爲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　太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爲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部郎中夏良勝特銓曹之權脇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猖狂放肆縱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畧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
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
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
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
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
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藉爲民其餘
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衾入奏然有被
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
干人衆情類脇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
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
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戍充軍或削職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叙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
天子之大權若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
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
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
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
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咎皆在
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脇從
者既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
則所汚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羆留貢使否且率帖

木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滿速兒欲殺牙木蘭牙
木蘭惧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
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璡代憲
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
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璡爲奏上乞還羈使
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馬剌侵肅州
游擊將軍彭濬兵備副趙使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毋尊號寛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
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
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及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卽位之始首命禮官會
廷臣集議稱號等項柰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
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絶其親執後世爲人
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
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
上賴皇天鑒佑賚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
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爲實由朕冲昧無
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
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献皇帝玄德昭彰
寛仁純粹聖毋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裨内治誕育
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
叅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祗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
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
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謚爲恭
睿淵仁寬穆純聖献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
徽號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蛮下
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
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迯
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請兵誅勦爲因
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
愈肆猖獗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
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
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相爲掎角凡生
擒斬獲三千五名顆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
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
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一增築守
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部議覆
冬十一月虜大掠寧夏塞○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乞回
籍就醫養病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葛之力葛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舁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容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葛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鄶典云

巳丑八年春土酋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酋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阿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鄙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眞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即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欵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患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愼也

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 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竝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絶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絶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躁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
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
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
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
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
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
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
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盈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二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劍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
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
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
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
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
蠹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
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慽
采众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勑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
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
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勑戶部甘肅邊糧累
年欠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
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奠安萬世永賴
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
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　太祖建
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畀之兀良哈　文
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
兄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
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絕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
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
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
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窘我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剌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兔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璁桂萼竝致仕

霍韜上國是疏曰張璁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璁萼既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萼眞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復何言　陛下始以璁萼爲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君道萬世罕儔臣亦不容强爲半辭以仰贊曲諂惟今日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　陛下詳陳之蓋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剖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爲邪說所汚染也嘉靖六年張

璁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爲勞民或爲小人謀君子或爲夷狄侵中國或爲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璁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璁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荅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遘機際會遂登貴顯之塗也奸險傷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韜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韜之力復能白爾心迹於萬世璁萼曰　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璁萼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璁萼每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衆望可也璁萼曰楊一清哄璁薦張永璁初以永眞可用遂聯名薦焉既薦矣永饋璁金千兩銀二千兩璁叱出之既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璁在試場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爲之力也此其奸贓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璁斥出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充校尉三十名。璁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傅不肯。予無能爲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贓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盖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爲爾。乃作私弊。俾一中賣鹽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聖上感其言。有　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改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一員領之。一以箝講官之口。二以壅蔽　皇上聰明也。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即趙高之術也。此其專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師。或黃霾蔽天。則大臣蔽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

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贓吏之應也。或久旱不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宻。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爲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爲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宻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爲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嗾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贓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聰葺用事則繼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聰葺之短也。是故聰葺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聰葺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聰柱葺。讎隙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爲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聰葺。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厥言官。攻擊聰葺。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聰葺之過。幸　陛下垂察焉。聰葺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

嘗謂楊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璁蕚言不能用復力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璁蕚遇人素無禮其遇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楊一清因與搆隙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璁桂蕚與霍韜脩大明會典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傅在位我輩乃得安也璁蕚若即奏聞　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贓之弊文官爲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萬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危忌而有今日也璁蕚始以無禮致怨復以疎謀取禍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璁蕚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用之璁蕚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刼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臣姑未盡究粲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粲倫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蕚親黨

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璁親黨也然陸粲非南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粲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也陸粲徐縉又皆王鏊門生也今哀榮錄可考也徐縉爲南京考官陸粲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避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粲不宜入試昔陸粲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廻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爲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已歟去年議禮凡攻擊璁蕚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璁蕚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釀禍亂也要之皆非粲倫本心也特爲楊一清劫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璁蕚不能爲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決有後悔科道見陸粲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璁蕚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璁蕚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璁蕚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謄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璁蕚書稿二冊上瀆聖覽則璁蕚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再勑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眞干碍典法。卽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爲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璁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二十六卷終